

Joseph Fouché 超级政客

[奥] 斯蒂芬·茨威格 著

富歇玩转法兰西

富歇的活动始终藏在职责背后，恰似钟表里的弹簧，悄然运作。只有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捕捉到他那瞬息掠过的身影。但是，我们看到的身影，不仅极为罕见，且尤为令人深感奇怪。它们看似各不相同，好像并不属于同一个人。但事实上却恰是同属一人。

即使在坟墓里，这位固执的沉默者也不肯泄露全部真相，他依然警惕地守护着自己的秘密，让自己成为人们心中解不开的谜。





George Frideric Handel

超级政客

1685-1759

George Frideric Handel

George Frideric Handel was a German-born British composer. He is best known for his operas, oratorios, and concerti. He was a prolific composer, and his works are still performed today. He was also a successful businessman, and he was involved in the slave trade. He was a member of the Royal Society, and he was elected a 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in 1726. He was a member of the Hanoverian court, and he was appointed Kapellmeister in 1726. He was a member of the Hanoverian court, and he was appointed Kapellmeister in 1726.

Joseph Fouché

超级政客

——富歇玩转法兰西

[奥] 斯蒂芬·茨威格 著

王心洁 王 琮 朱晓轩 译

希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级政客：富歇玩转法兰西 / [奥] 茨威格 (Zweig, S.) 著；王心洁，王琼，朱晓轩译。—太原：希望出版社，2006. 4

书名原文：JOSEPH FOUCHE
(插图传记系列)

ISBN 7-5379-3661-7

I. 超... II. ①茨...②王...③王...④朱... III. 富歇, J. (1759 ~ 1820) — 传记
IV. K835. 657 = 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18410号

Chinese Translation © 2006 Anno Domini Media Co. Ltd., GuangZhou
All rights reserved

译文由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提供

图片代理： www.fotobee.com

所有权利保留

超级政客

——富歇玩转法兰西

作 者 / [奥] 斯蒂芬·茨威格
译 者 / 王心洁 王 琼 朱晓轩
特约编辑 / 蔡 静
责任编辑 / 王泉珍
技术编辑 / 谢昌华
复 审 / 陈 炜
终 审 / 琚林勇
装帧设计 / 唐 薇



出版发行 / 希望出版社 (山西省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出版大厦)

经 销 / 新华书店

制 作 / 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

刷 /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规 格 / 760 × 1020mm 1/16 12印张 177千字

版 次 / 200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5379-3661-7 / I · 429

定 价 / 35.00元

咨询电话：020-33199099

序

革命催生的怪胎

约瑟夫·富歇，此人在有生之年，曾为法国权势最为显赫的政客之一，也是一个性格最为怪异的阴谋家。在同代人当中，他恶名远扬，而后人对他的评价也鲜有正面说辞。拿破仑在圣赫伦拿岛上，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党中，卡尔诺、巴拉斯、塔列朗^①在他们的回忆录里，以及法国所有的史学家们，无论是保王派、共和派或是波拿巴派，每论及其名时，必怒气冲冲、咒骂连篇：天生的叛徒、可怜的阴谋家、鬼祟龌龊的爬虫、专职的变节者、卑劣无耻的警探、道德沦丧之徒——这些骂名无一不归聚其一人之身。然而，无论是拉马丁、米希累还是路易·勃朗^②，都未曾认真地探究过他的内心世界，更为确切地说，都没有对他那令人惊叹、毫无人格的政治手腕追本溯源——这大概归咎于富歇本人就不讲究做人的规则吧。他的真实面目首次在路易·马德仑^③那部纪念碑式的传记中得到了入木三分的刻画（本书及其他有关著作中的事实大部分取材于这部传记），我们从中不难发现，尽管此人曾多次在改朝换代时期统领各大党派，却总能在各党派垮台之后又独自幸存下来。在心理决斗中，他甚至还占了拿破仑和罗伯斯庇尔这些风云人物的上风。尽管如此，人们却仍然不约而同地把他归为众位伟人的配角一类，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终究与他无缘。

至今，他的形象还会时不时地在有关拿破仑的正剧或轻歌剧中，以一个公式化的模式——精明狡猾的警务部长形象出现，犹如一个提早现身的福尔摩斯。平庸的描绘手法，总是把隐而不显的幕后角色混同于微不足道的配角。只有一位极富想象力的作家以其自身的伟大（也能轻而易举地看出别人的伟大），洞见到了这位特立独行者的真正分量，此人，就是巴尔扎克。他有一览无余、洞幽烛微的天分，不仅能看清人物幕前的表演，更能看到他幕后的活动。他毫不犹豫地判断，富歇才是大革命时代和拿破仑时代最有趣的人物。巴尔扎克在他的“情感化学”中，习惯于将各种情感，无论是所谓的英雄气概，还是卑劣低级，全都视为“等价元素”。他对于像伏脱冷^④这样手段高明的罪犯和路易·朗贝尔^⑤这样的道德天才，都给予同样的赞赏，他从不力图区分人物的所作所为是“好”还是“坏”，而只是以记录行动者的意志和情感的强度为满足。巴尔扎克自然会被富歇这样的人物所吸引，试图把在革命年代和帝政时期最遭人蔑视、受人嘲讽的富歇，从他自愿藏身的阴影中拖离出来。他称富歇为拿破仑的奴才中“独一无二的真正大臣”，认为他是“我平生所知的最能干的人”。他还指出：“富歇是最具多面性的人物之一，并且在各方面都深不可测。在事件发生的那一瞬间，人们一时无法看透他的用意，在事过良久之，他的所作所为才被理解。”巴尔扎克的评论，显然使富歇的面貌与那些只是对其嗤之以鼻的道德说教家所描绘的大相径庭！

巴尔扎克在其长篇小说《一桩神秘的案件》中，用了一整页的篇幅来专门描写这位“阴沉、内敛、非比寻常，但鲜为人知的人物”。他写道：“富歇的杰出才华使拿破仑感到恐慌，但他并没有将之表露出来。富歇是名不见经传的国民公会议员，在大革命时期他不随波逐流，也因此遭人误解，他是经过了如火如荼的革命风暴磨练的杰出人物之一。在督政府时期，他已谋求到了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处于这种地位，富歇得以充分施展了他眼观六路的洞察力，以古鉴今，并清晰地预见未来。他犹如一个平庸的小演员，突然灵光一闪，心明眼亮起来，摇身一变成了政坛大腕。在瞬息万变的雾月十八日政变中，向世人展露他潜在的才华。这个面孔苍白的家伙，总能像个道行高深的修道士那样不动声色，守护着他曾所属的山岳派的秘密，也掌握了他最终投靠的保王派的玄机，并从中悄悄揣摩着政治舞台上的大人物，衡量着各方的利益。他看穿了

波拿巴的内心世界，曾向这个科西嘉人提出忠告，透露他紧守的秘密。可在当时，无论是他的新同僚还是老朋友，都对他究竟有多大能耐一无所知——也许，这才能称得上是真功夫。从根本上来讲，富歇无疑具有料事如神、精明能干的管理才能。”

正是巴尔扎克对富歇的这番精彩独到的描绘，激起了我对这个人物的兴趣。几年来，我一直在史料中留意着巴尔扎克曾提到的这个人。他曾说“富歇的权威甚至超过了拿破仑”，但是，富歇极其善于掩盖事实的本来面目。在混乱不堪的局势中，在各个党派的争斗中，富歇的活动始终躲藏在他的职责背后，恰似钟表里的弹簧，只是悄然运作。只有在为数不多的场合下，我们才能捕捉到他那瞬息掠过的真实身影。但是，这真实的一面不仅极为罕见，而且还令人惊奇，因为它们看上去各不相同，似乎并不属于同一个人，而事实上，它们又恰恰属于同一个人。1790年，富歇是一名神学院的教师，1792年却成了劫掠教堂的强盗；在1793年，他还是个革命者，5年后，却成了腰缠万贯的大富豪；再过10年，他又获得贵族封号，成了奥特兰多公爵。他具备一个地地道道的现代马基雅维里^①信徒的那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品质，说变就变，迅捷无比。他越是肆无忌惮，我对他的个性（或者说他没有个性）就越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那巧妙掩盖起来的政治生涯便越具挑逗性，他的形象也愈显独特。纯粹出于对科学的着迷，我出乎意料地撰写起约瑟夫·富歇的故事来，把它作为对生物学中的一个分支——即“权术家生物学”的一份贡献。

我知道，撰写这样一部与道德无关的人物的传记，即使是像约瑟夫·富歇这样怪异又极为重要的人物的传记，也是违背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的。如今，人们只是偏好英雄传记，因为这个时代正缺乏在政治上具有独创性的领袖，所以只好从昔日的历史中寻找某种启示。我并非想贬低英雄传记的重要性，轻视它使人胸怀开阔、坚韧不拔、精神振作的功效。但就我们所了解的政治生活而言，这种传记有着篡改历史真相的危险性，因为曾在历史舞台上占主导地位的一类人，是否时时处处都真正主宰并决定着人类的命运？这一点值得怀疑。毋庸置疑的是，一个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的英雄人物，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内都左右着人们的思想。而在真实的世界里，在物质的现实世界中，在政治权力领域内，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比这些英雄大为逊色，但却机智灵巧的配角——很不起眼，就像在洞里活动的鼯鼠（为了警告人们防止各种政治上的轻信，这点必须强调）。1914—1918年的战争，使我们不幸地得知，战争与和平之所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并不是由非凡的理智和高度的责任心来决定的，而是由那些品格低下、智力浅薄的无名之辈所决定的。从那时开始，历史也越来越明显地，且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那些好坏不明且往往是卑劣的政治赌博中的赢家，并非纯属道德高尚、意志坚定的人，而是属于那些所谓的玩弄阴谋的职业赌徒。这些人口舌如簧，手脚利索，心肠冷酷，而国民还无限信赖，把孩子的未来托付给他们。

如果政治真的像拿破仑在100年前所说的那样，属于“新时代的宿命”——一种新的命运的化身，那么，我们为了捍卫自身，就要想方设法去看清造成这“命运”的人物，挖掘他们何以得逞的真正奥秘。这部有关约瑟夫·富歇的传记，算是对政治人物类型学所作的微薄贡献之一。

1929年秋于萨尔茨堡

① 皆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拉萨尔·卡尔塔和保罗·巴拉斯为法国大革命期间督政府中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塔列朗（1754—1838）为法国政治家，曾任神职，原为奥顿主教，任督政府时期外交部长。

② 拉马丁（1790—1869）：法国政治活动家兼历史学家，浪漫派诗人。著有《政治回忆录》、《立宪派史》等；路易·勃朗（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新闻记者兼历史学家。

③ 法国18世纪的历史学家。

④ 巴尔扎克小说《高老头》中的人物。

⑤ 巴尔扎克小说《路易·朗贝尔》中的人物。

⑥ 意大利著名的作家和政治家，佛罗伦萨共和国爱国者，有独创性的政治理论家，其主要著作《君主论》给他留下了不讲道义、不顾廉耻的恶名。

目录

第1章

革命军中变色龙

6

第2章

“什么是真正的恐怖”

28

第3章

大浪淘沙

46

第4章

舞蹈在政治的钢丝绳上

66

第5章

拿破仑的对手，是个魔鬼

98

第6章

政治玩家的滑铁卢

120

第7章

有赌未为输

134

第8章

终于熬成了主子

146

第9章

搅动法国的双手长了老人斑

176

译者后记

191

第1章

The chameleon in the revolution

革命军中变色龙

在他20岁到30岁这10年之间，这位沉稳而内敛的半僧半俗的牧师经常来回踱步于修道院的回廊之中，或者静坐于修道院的斋堂之内。他执教于尼奥尔、索默、旺多姆、巴黎，但他却没怎么察觉出栖居之所的变化。对于这位神学院的教师而言，无论在哪个城镇，他都是过着波澜不惊、淡而乏味且默默无闻的日子，总是在那寂静的围墙之后，远离尘世的喧嚣。

这个对任何风吹草动都特别敏感的人，感受到一场社会风暴正在席卷整个国家。他明白政治即将统治世界，他要成为一个政客！他一把拽下袈裟，蓄发还俗，不出数周时间，他就当上了南特市“宪法之友”协会的主席。1792年，富歇当选为国民公会的议员，议员的三色帽徽从此长期取代了他隐藏的僧侣发式。

投身教会

1759年5月31日，约瑟夫·富歇出生于法国港口城市南特，他的父母以及祖上都靠海为生。如此说来，倘若约瑟夫·富歇日后也成了个海员或者造船工，看来也是顺其自然的事情。但这个身体单薄的年轻人生来贫血，神经敏感，且其貌不扬，更没有任何子承父业的愿望。海上生涯虽然最能体现那个年代的豪情壮志，但必须经过狂风巨浪的考验。这个在海边长大的孩子，只要乘船离开海岸一两千米，就开始晕船；跑上十几分钟的路程或者和小伙伴们追逐打闹一小会儿，他就已经精疲力竭。他的父母不得不担心，这个弱不禁风的小家伙以后能干些什么？

1770年的法国，资产阶级业已觉醒，迫不及待地想要谋求更高的地位，但在当时，能为资产阶级让出的位置微乎其微。无论在法庭、行政部门，或是其他任何地方，所有的美差都为贵族们预先保留。要想在法庭中赢得一席之地，要么得有贵族的纹章，要么就得有地产。甚至在军队里，资本家在头发花白之前能坐到比下士^①高的位置就已经足够幸运了。在混乱且腐败的君主制度之下，第三等级依然没有改变命运的门路。所以20年后，第三等级要靠武力夺取那些以



▲有如这幅中世纪的版画中所描绘的修道士那样，在奥拉托利会，富歇度过了他平静而了无生机的10年教士生活。

①英美陆军的最低级军士，通常管辖一个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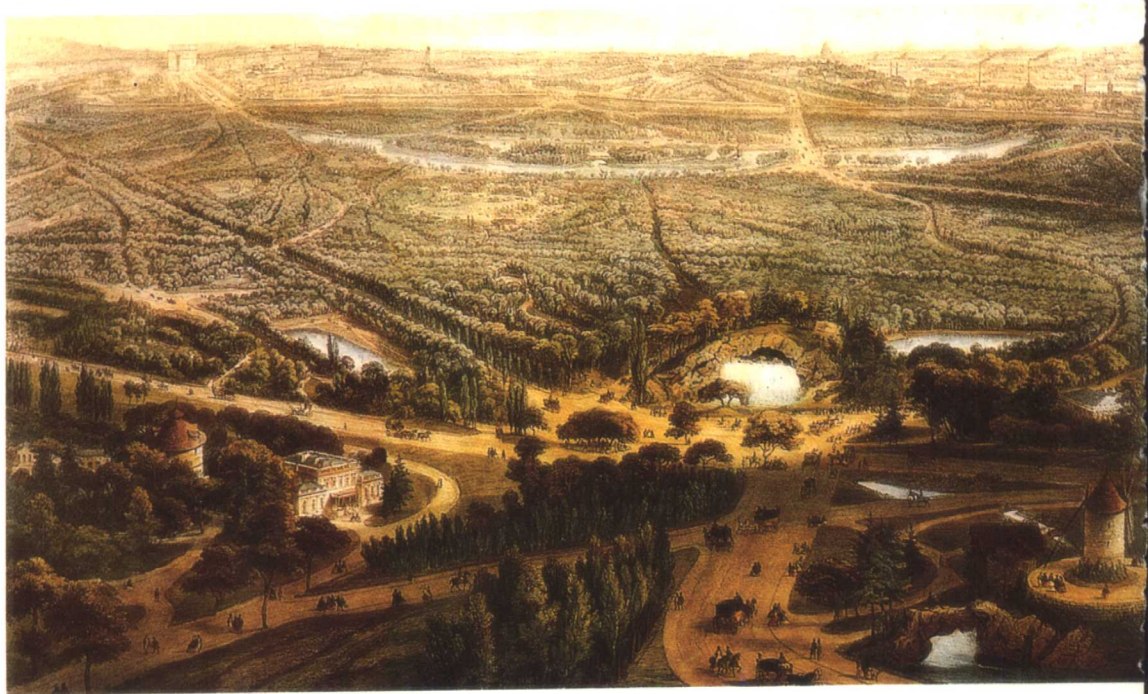
往要用低声下气来请求，却长期被置若罔闻的一切，也就不足为奇了。

平民要想出人头地，似乎只有教会一条出路——这古老的规矩延续了数个世纪，可谓经久不衰。它比那些官僚贵族要明智许多，也比他们更为民主和慷慨。这里能容纳每一位饱学之士，也能接受最卑微的阶层来到它无形的国度里。小约瑟夫在奥拉托利会学校学习时，即表现得拔类萃。自从耶稣会被逐出法国之后，奥拉托利会就主管了全国的天主教教育。在此庇护之下，年方二十的富歇即获得了体面的职位，他先后当上了数学教师兼物理教师、督学和校长。但当时的他还谈不上受众人敬仰，也没有多大的晋升前景。但总归在学校里他能自我教育，在传道授业之时还能获取知识。

如果当初他立过教誓，他或许能期望得到更好的待遇，或许能成为一个神父，将来做个主教或是红衣主教。但从他职业生涯的最早期开始，富歇很典型的特点就显露出来——不会对任何人或任何一件事情作出完全的、无法改变的承诺。他身着牧师装，留着光顶，和其他神父一样过着修上生活。在奥拉托利会的10年中，他从来都像是规规矩矩的牧师，里看外看都是如此。但他并未被授予牧师资格，也从未立过誓。在他的一生中，无论他遭遇何种境况，他都会为自己留一条退路，以给自己一个改弦易辙的机会。教会只是他暂时的栖息之所，而绝非终身逗留之地。这就像他后来对大革命、督政府、执政府、第一帝国，以及君主制的态度一样。富歇从不会对任何人、任何事立下终身信守的誓言，连对上帝都不会，更何况是对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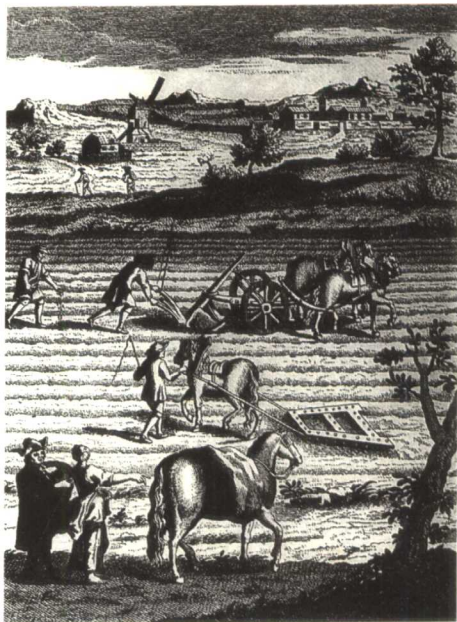
10年隐遁 在他20岁到30岁这10年之间，这位沉稳而内敛的半僧半俗的牧师，经常来回踱步于修道院的回廊之中，或者静坐于修道院的斋堂之内。他执教于尼奥尔、索默、旺

▼ 远离都市，隐藏在森林中的修道院，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代中也不能幸免于难。位于绘画右下方的风车，是一座建于13世纪的修道院在革命风暴过后的最后遗迹。



多姆、巴黎，但他却没怎么察觉出栖居之所的变化。对于这位神学院的教师而言，无论在哪个城镇，他都是过着波澜不惊、淡而乏味且默默无闻的日子，总是在那寂静的围墙之后，远离尘世的喧嚣。这里有二三十或三四十个学生，他教他们拉丁语、数学，以及物理学，带他们去做弥撒，同时监管他们的起居。他以翻阅科学著作作为消遣，每天粗茶淡饭且收入低微，一生长袍陈旧破烂，过着孤寂且素朴的僧侣生活。日子似乎停滞了，既脱离时空，又欠缺真实感。孤寂而默默无闻，毫无生气亦无雄心大志，便是富歇这10年的真实写照。

然而，在执教于修道院的10年期间，约瑟夫·富歇学到了很多東西，这对他日后成为一个权术家大有裨益。最重要的是，他学会了沉默的技巧、难以匹敌的自我隐藏的艺术，还精通了心理学。在一生之中，即使面临群情激愤的场面，他也能面不改色；他的怒气、怨恨、激动从来不显形于色；他能用一成不变的语调陈述任何事情，不管是最稀松平常或是最为可怕的事情；也不管是行走于帝王的宫殿还是激愤的群众集会之中，他都同样步履安然——这一切都是因为修道院斋堂的循规蹈矩的岁月赋予他天下无双的自控本领；是因为他在阅读罗耀拉^①的《精神修炼》的过程中很好地锻造了自己的意志；是因为在他步入尘世的大舞台之前，就已经在神圣庄严的神学辩辞艺术之中磨炼出了三寸不烂之舌。3位了不起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权谋家——塔列朗、西哀士^②以及富歇在扮演公众角色之前，都在天主教会的学校里学习过，在那里他们已经成为了解人性的大师，这一点我们难以单纯视为巧合。尽管这3位权谋家在性格上有不少差异，但在一些关键时刻，神圣庄严的天主教传统却给他们打上了相似的烙印。不过在富歇的身上，又多了一种钢铁般的、类似斯巴达人的自制力，一种对奢华和张扬发自内心的反感，以及一种绝不外露私人



▲这两幅插图反映了在18世纪上半叶，法国农业呈现出的繁荣景象。1775年后，法国农村经历了一连串的歉收和饥荒，农民生活的负担日益加重

①即圣依纳伯爵（1491—1556）：神学家和耶稣会创始人，《精神修炼》为其所著。

②西哀士伯爵（1748—1836）：人称西哀士神父，法国政治理论家和教士，曾任督政府成员和执政府的督政。

生活和个人情感的非凡才能。如此说来，约瑟夫·富歇在隐蔽的修道院长廊度过的这段岁月并非全然没有价值，在作为一个教师的同时，他亦学到了很多本领。

隔绝于尘世，远离了一切世俗生活，这个特别细腻而又并不安分守己的灵魂，从中得以修炼如何控制自己的心理。当然，革命风暴席卷整个法兰西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僧侣们才有所觉察，但到了1788年，这场风暴的迅猛势头显然已足够侵入修道院的围墙。在奥拉托利会的僧侣室内，教士们都在讨论人权，其热烈程度决不逊于共济会的俱乐部。新奇感将这些年轻牧师的注意力引向资产阶级世界的呼声之中，同时也将我们这位数学教师兼物理教师的注意力引向当时新奇的发明，比如蒙戈尔费埃兄弟发明的第一个热气球以及在电学和医学领域内的重大发现。

宗教界人士开始涉足尘世，结交知识分子。在亚阿城，一个被称作“罗萨蒂”的新社交团体开始引人注目。在这个团体之内，僧俗齐聚一堂，气氛甚为融洽。会上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惹人注意的事情，不起眼的市民在此大声诵读诗歌，举办文学讲座，军人和平民打成一片。约瑟夫·富歇在这里颇受欢迎，因为他总是能够给其他会员滔滔不绝地讲授物理学领域的新发现。他坐在那里，听一个名叫拉萨尔·卡尔诺的工程兵上尉吟诵讽刺诗，或者听一位面色苍白、嘴唇细薄的律师马克西米利安·德·罗伯斯庇尔[●]（这位未来的“无套裤汉”[●]，当时尚未舍弃自己的贵族称号“德”）发表自己辞藻华丽的颂扬罗萨蒂的演说辞。在法国各省，18世纪的玄谈哲学气数依然未尽，德·罗伯斯庇尔先生那时还在写诗，而不是在写死刑判决书；瑞士医师马拉[●]依然在写感伤离别、情意绵绵的长篇小说，而不是激烈的共产党宣言；在外省的某个地方，年轻的波拿巴中尉正在撰写一篇模仿《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短篇小说。暴风雨正在酝酿之中，但此时的乌云尚隐于地平线之下。

摇身一变 可是天意捉弄人，这个秃顶的僧侣教师偏偏与那位面色苍白、神经过敏、自命不凡、野心勃勃的德·罗伯斯庇尔结交成了朋友。他们甚至差点结成姻亲，因为德·罗伯斯庇尔的妹妹夏洛蒂想让这个奥拉托利教会的教师弃教还俗。他们的婚事在会友中传得沸沸扬扬，这桩婚事后来为何未成，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假使我们知道，说不定会发现这就是后来他们两人之间的深仇大恨——具有历史意义的仇恨的根源。昔日的挚友，却因为这一段恩怨拼得你死我活。可在亚阿城的那段日子里，他们对雅各宾主义还一无所知，因而也就没有什么仇恨的征兆。相反，当马克西米利安·德·罗伯斯庇尔作为议员从阿度拉被派到凡尔赛去参加三级议会，参与制定法兰西新宪法时，还是约瑟夫·富歇借钱给这个穷律师作路费，使他得以添置了一套新行头。的确，像这种事情，包括以后发生的事情，显然都具有象征意义。约瑟夫·富歇总是一一扶持别人上马，让别人在世界历史上骑马纵横驰骋，奔向锦绣前程。同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在关键时刻，他也会出卖以前的朋友，将他们拽下马鞍。

这次三级议会彻底粉碎了奠定法兰西固本的基石。罗伯斯庇尔动身前往参加这次会议后不久，亚阿城的奥拉托利修士们也发动了一场小小的革命。政治之风开始刮进修道院的斋堂，敏感而善辩的约瑟夫·富歇顺风扬帆。在他的建议之下，一个代表团被派到国民议会，代表牧师界对第三等级表示同情。但是，再谨慎的人也会有考虑欠周的时候。他这次出手，有些为时过早。他的上级对此次行为颇为不悦，罚他到南特的修女学校去教书（其实他们并没有进行惩罚的真正权力），这个地方就



▲法国18世纪时期的一幅漫画：《为了美必须学会忍受》。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脚步日益逼近，生活中的新观念就像富歇的仕途一样，正蓄势待发。

是富歇孩童时代掌握科学知识和熟谙人性的启蒙场所。

可此刻的富歇阅世已深，思想业已成熟，早就没兴趣去教授那些乳臭未干的小孩们乘法口诀、几何或物理。这个对任何风吹草动都特别敏感的人，感受到一场社会风暴正在席卷整个国家。他明白政治即将统治世界，他要成为一个政客！他一把拽下袈裟，蓄发还俗，不再给幼稚的孩童们讲课，转而去给可敬的南特市民们宣讲政治。一个俱乐部成立了（政客总是从这样一个讲演舞台上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不出数周时间，他就当上了南特市“宪法之友”协会的主席。他颂扬进步，但又十分谨慎，仅仅是以一个不温不火的自由主义者的姿态出现。因为在以本分的商人阶层为主流的城镇里，政治的气压表警示着他不能走极端。南特人讲究信誉，希望生意兴隆，因此不喜欢激进主义。此外，这个港口城市的富裕市民在殖民地有大笔的投资，根本上他们反对解放黑奴之类的不切实际的计划。于是约瑟夫·富歇立即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言辞激烈的备忘录，反对中止黑奴买卖，虽然他因此受到了布里索^①的严词斥责，可他在南特以及其他地方的资产阶级中的声望却大为提高。为了巩固在资产阶级中的地位（也就是未来的选民），他匆匆忙忙地娶了一个富商之女为妻，姑娘虽丑，但陪嫁丰厚。富歇决意立刻成为资产阶级的一员，因为他预见到了第三等级终将成为这个国家新的统治阶级这一事实。

① 马克西米利安·德·罗伯斯庇尔（1758—1794）：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派政府的实际首脑。

② 该词原指法国大革命时期衣着褴褛、装备低劣的革命军志愿兵，后来泛指大革命时期的极端民主派。

③ 马拉（1743—1793）：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政治家兼学者。

④ 布里索（1754—1793）：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时期吉伦特派领袖之一。

这一切，只不过是达到即将公开的目标之前所做的准备而已。国民公会的选举令一经公布，这位昔日的神学院教师便成了候选人。每位候选人都干些什么呢？他们总是首先对选民作出种种许诺。因此，富歇立即宣誓要保护贸易，维护个人财产，尊重法律等。鉴于南特市的风向来自右边而非左边，他更是谴责扰乱社会治安之徒所带来的风险，这远比批评旧制度之下滋生的犯罪要猛烈得多。1792年，富歇当选为国民公会的议员，议员的三色帽徽从此长期取代了他隐藏的僧侣发式。

真正的“冷血动物” 约瑟夫·富歇当选为国民会议员时，已经三十有二。骨瘦如柴的他绝对称不上相貌堂堂。从整张脸到他的身体，没有一处能显露出生机，他看上去总像是站在煤气灯下，面色苍白，神情颓废。他双目无神，面颊青灰，举止也缺乏活力，讲话中气不足。鼠尾般的头发稀疏单薄，微红的眉毛淡得如同没长。由于缺乏神采，这张脸看上去总是一种不健康的色调。尽管他性格坚韧，且有着其他人难以企及的工作精力，但他又总像一个因长期劳累而疲惫不堪的人。

无论谁见到他都会有同一种印象——这个人的血脉里没有鲜红的热血在流动。他骨子里的确缺乏常人应有的热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冷血动物。他没有奔放的激情，不好女色，不嗜赌，不酗酒，不喜挥霍，不爱户外活动。他的生活只局限在室内，与发霉的公文档案相伴。他从不会动怒，也不会表现出一丝一毫的紧张。倘若他那两片单薄的嘴唇微微颤动——那也只是一丝微笑，有时谦恭有度，有时讥讽相加。他那不露声色的表情好似一张面具，从来不表露内心的任何情感。他那双红肿眼皮下的眼睛，从不会泄露任何有关他内心深处的意图，或者任何思想活动。

这种不可动摇的冷静也正是富歇所拥有的真正的力量源泉。他的神经似乎天生不会紧张，感官无法使他误入歧途，他少有的那点激情，不管是聚集还是消散，都在不可穿透的颅骨之内进行。他给予自己的精力以完全的自由，同时警觉地观察别人的错误。他耐心地坐视别人激情澎湃的表演，等他们力衰势竭或是一时失控而露出破绽之时，他便会毫不留情地乘机猛攻。这个冷静的人，其耐心所带来的优势着实令人畏惧。谁要是能像他这样耐心等待，同时又能沉得住气，那么即使最老练的对手也会上当。富歇会不动声色地充当一个仆人的角色，眼睛眨也不眨，面带微笑，平静地听完哪怕是最粗鲁的冒犯、最丢人的羞辱。威胁也好，发火也好，都丝毫不扰乱他那泰然自若的本性。无论是罗伯斯庇尔还是拿破仑，碰在富歇坚如磐石的冷静之上，就如同海水拍打礁石一般。朝代更迭，潮涨潮落，皆成过眼云烟，唯有他岿然不动，丝毫不以感情用事。

这种冷血正是富歇天生的才能。他的肉体既不妨碍他，也不会使其忘乎所以，他绝不会陷入精神混乱的漩涡之中。情感，是使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迷失自我的主要因素，而对这个“冷血动物”则丝毫不起作用，他把所有的激情都灌注到诡计里去了。事实上，这个干巴巴的、习惯于端坐写字台旁的人嗜好冒险，而玩弄阴谋才是他的激情所在，但他只能在智力上满足和享受这种激情带给他的快乐。他一辈子都带着一副忠于职守、忠厚正直的公职人员般循规蹈矩的面具，再没有什么比这种面具能更高明更巧妙地掩饰他对天下大乱以及玩弄权术的快感所在。他像蜘蛛吐丝一样，将自己掩蔽在公文报表的壕沟里，秘密地编织着罗网，然后出人意料地在暗地里发动致命的攻击——这就是他的策略。我们必须深入历史的地下世界，才能在法国大革命的光芒之下，在拿破仑的传奇光辉的背后，发现富歇的存在。他看似



▲这是富歇为数不多的肖像之一，作者极尽能事，将相貌丑陋、身材瘦小的富歇画出英雄般高大挺拔的姿态。

谦卑而无足轻重，可事实上，他却是无所不在的操纵着各种势力的重要人物。他隐身于阴影之中，先后侍奉过三位主子。巴特洛克斯阵亡已久，赫克托耳和阿喀琉斯也已长眠于坟墓，唯有他这个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尚活在人间。他的才智超越了天才，他的冷血比激情更为长久。

两派相争

9月21日^①晨，新当选的国民议会举行入场仪式，仪式不像3年前第一次立宪会议那样庄重和难忘。那时大厅的中央还摆放着一张富丽堂皇的缎椅——上面绣有百合花，那是国王的宝座，一个尊贵的席位。进行过涂油仪式^②的路易国王御驾亲临时，全场肃然起立，向君主欢呼致敬。然而现在，时过境迁，王室的城堡——巴士底监狱和杜伊勒利宫，早已被摧毁了。法兰西如今已不再有国王，只有一位肥头大耳的先生——粗鲁的狱吏和法官称他为“路易·卡佩”^③的人。他现在是剥夺权力的市民，关在庙塔监狱里，只能度日如年地消耗光阴，等待命运的最后判决。如今，750人组成的大会代他执掌权力，统治全国。这些议员毫不客气地进入他昔日的家中，议长席后面的那面墙上，用硕大的字母刻着新的宪法条文（新的法典）。墙壁上装饰着罗马扈从的束棒和杀气腾腾的利斧——这是多么不祥的征兆啊！

民众聚集在会议厅的楼上，争先恐后地打量着他们的代表。750位国民公会议员迈着庄严的步子，鱼贯而入。三教九流——不论什么阶级、什么职业的人都有：无人委聘的律师和赫赫有名的哲学家；叛教还俗的神父和只能拿一半薪水的军人；破产的冒险家



和享有盛名的数学家、爱情诗人。大革命之于法国，就像一杯聚积了沉淀物的浊水突然受到了猛烈震动，震得杯底的沉渣泛起。现在，澄清混乱的时候了！

会场座位的安排，标志着恢复秩序的首次尝试。圆形剧场式的大厅底层非常狭窄，敌对的演讲家们身处其中，简直面颊相碰，呼吸相闻。其中有温和、开明、谨慎的代表构成的“保皇派”，其对手嘲讽地给了这些态度不冷不热的代表一个“沼泽”的绰号。未来的呼风唤雨者，性急难耐的激进分子，则坐在大厅中被称为“山岳”的最高座位上。他们最后几排的座位和楼座相接，这仿佛是一种暗示：在他们身后，有广大的民众和无产阶级在支持他们。

这两派力量，山岳派和沼泽派，势均力敌，平分秋色。革命的形势在他们之间如潮水般时涨时落。对于温和派来说，实施了宪法，削减了国王和贵族的权力，并将其转移到第三等级手里，共和国就已算是建成了。资产阶级很愿意把这股正从下面翻上来的急流重新堵住，企图保住他们既得的利益，也因此心满意足。他们的领袖康多赛、罗兰、吉伦特派都是知识分子和中间阶层的代表。而山岳派则想继续推动这革命的洪流，不卷走过去的一切残余决不肯善罢甘休。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等人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支持完全而又彻底的革命，要把激进的革命一直推向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的顶峰。将国王推翻以后，他们紧跟着要做的就是将一切旧势力——甚至金钱和上帝也打翻在地。两派相争，势力的天平在他们之间摇摆不定。倘若吉伦特派、温和派分子占得上风，革命便要逐渐断送，先是变成自由主义，其后沦为保守主义的反动；倘若激进分子获胜，一切又都将被卷入无政府主义的漩涡之中。在这座大厅里，没有谁会被开会之初的庄严和谐所蒙蔽。谁都知道，一场生死之战已迫在眉睫。在这个紧要关头，每个议员的立场——是站在激进派一边，还是温和派一边，由其所选择的座位显示出来，前者坐在山岳之上，后者坐在沼泽之中。

登山观虎斗

750位议员，胸前系着国民大会代表的三色绶带，迈着庄严的步伐默默走进那本属于早已逊位的国王的大厅，走在他们中间的南特市议员代表，正是约瑟夫·富歇。僧侣的秃顶早已蓄满头发，神父的装束也已卸掉，和其他人一样，他以一身平民装束入场。

约瑟夫·富歇将坐在哪儿呢？是同山岳上的激进派坐在一起，还是同沼泽中的温和派坐在一起呢？约瑟夫·富歇毫不犹豫，他终生只效忠于一个党派，那便是人多势众的一方。所以在入场之时，他早已暗自数了人数，看到目前仍是吉伦特派占据上风，于是他就和康多赛、罗兰、赛尔凡等人一起，坐在较低的位置上。这些人掌握着行政大权，决定任命、分配职位和俸禄的供给，他觉得坐在这里比坐到山岳之上更为安全。

可他偶然抬眼望去，看看位居高处的激进分子就坐的地方，却和一道充满敌意的目光不期而遇。他的老友，亚拉的律师，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正和他的拥护者聚在一起。他可是铁面无情，对自己的坚定不移夸张自诩，而对于别人的动摇软弱则绝不留情，此刻，他正带着冷嘲热讽的神情俯视着这个投机分子。富歇的选择，使两人之间的友谊走入了万劫不复之境。从此，富歇每走一步，似乎都能感觉到这个永恒

❖ 位于法国巴黎城区东南的巴士底狱（如图），始建于1382年，初为军事堡垒，后为王室因禁政治犯的监狱，是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象征。1789年7月14日，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由此揭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

❶ 指1792年的9月21日。

❷ 指新王登基时举行的涂油仪式。

❸ 指法国国王路易十六。